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七回 純一報恩留長老 酒傭懷忿算高僧

話說青鸞未得接取道童回島，又被假青鸞攪一番，他只在雲端跟隨，無能回島。尊者勸化了眾盜，訛傳前路說是道人勸化，就動了梵志留徒弟的心腸，乃向本慧耳邊說：「你可收拾行李前行，莫要生事招非。留個法術兒在這店中，以防來尋你師兄本智。」本意聽得，依師吩咐，隨收拾行李，謝了店主，辭別純一，往前大路東去。後有笑梵志處處留法算人五言四句。詩曰：算人恒自算，推己每推人。

俱是出家子，何勞枉費神。

且說純一在店中躲盜，遇見梵志師徒，正是受恩當報，他盡以禮待梵志師徒。梵志見徒弟酒樓弄法，恐生出事來，又恐本智舊師來找，故此別去。純一忽聽得有人傳說，三尖嶺庵被行路僧道勸化散去。他聽得此信，心中大喜，對眾徒說道：「庵既平復，我們當還，不知又是何方聖僧高道救拔我們，你輩當打聽明白，以便收拾回庵。」

且說尊者與元通別了庵中道人，由大路行了兩日，恰也來到酒樓招牌之處。尊者見牌上寫的字，向元通說道：「這地方花柳店肆倒有，怎麼就沒有個庵堂道院？」元通道：「師父，想是此方好虛花，不尚正務，必定吃齋念佛的少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林中走出一個道人來，見了尊者，上前稽首問道：「師尊可是三尖嶺庵裡過來的？」元通便答道：「我們正是從此處來。」道人說：「聞知此庵被二盜劫奪，今遇甚高僧勸化二盜散去，庵原歸道人，不知確否？」元通答道：「果是不虛。」便指著尊者說：「這就是勸化二盜的老師父。」那道人聽得，便拜尊者：「請到店中，待我師父相謝。」尊者答道：「隨緣開度，原無成心。度者既去，事已泯忘。又何勞汝師？況酒樓村店，非我僧家所人。」道人答道：「此樓雖係酒店，店外卻有潔淨小屋，正是我庵純一師父借居避盜在此。師尊萬勿推拒。」尊者聽得，一則行路饑渴，一則拒人不可太甚，乃隨道人入得屋來。那道人忙說知純一，純一聽得，急走出小屋門來，只見一個僧人，卻也比眾不同。但見他：

豐頤闊額，圓頂高顛，眉高八字平分，耳列雙輪與廓。天中呈舍利，腹內隱禪機。身穿一領錦襴袈裟，手執百顆菩提珠子。毗盧帽光放白毫，棕油履雲飛紫電。宛如羅漢臨凡，真似彌陀出現。

純一道人見了尊者，色燦真金，光輝滿月，恭敬作禮。尊者師徒敬答相同。清茗出獻，蔬食隨供，便問二盜勸化根由。尊者但云偶爾。一時傳引坊村善信，都來觀看化盜僧人。內中卻有一漢子，名喚酒傭，往日原在這酒店傭工，只因店主生有三個女兒，長與次嫁了兩個女婿，在遠村開店，卻留第三個女子在家，要招一婿。因為開店的是酒肆，招牌上有這「問柳尋花」，又有侑酒弦歌婦女，遂種出來個淫私因果。這酒傭欺心短意，每懷著鑽穴竊牆的私念。無奈店主家嚴肅無隙。這酒傭遂結了五六個弟兄，大哥就是千里見，二哥就是百里聞，還有兩三個。他諱名酒傭，真名實姓喚叫馬義。為此投托入伙，在三尖嶺盜劫，希圖趁便搶擄店主的三女。誰料二盜被尊者度化回心，眾盜散去，這酒傭只得回家。又誰料女子已招有別婿。酒傭正忿忿不平，恰遇著尊者路過到此。他隨這村坊人眾來看和尚，卻原來就是尊者。他見了不勝忿恨，暗想道：「這破人好事，仇恨不可不報！」便對店主說道：

「這兩位高僧，我久知他為人禳災祈福，薦祖超亡，十分靈驗。」店主聽得大喜，說道：「我正請僧超亡薦祖，祈福消災，卻也遇巧。」乃向純一備細說出前情。純一笑道：「從來施主有功德齋醮，都是我小道等做，今承款留，正該效勞。乃欲絕僧功德，置小道於何地？」店主方沉吟遲疑，無奈酒傭一心要算計尊者師徒，極力暗罵。

且說純一自顧不暇，豈能為人祈禳！內外對他求說方允。店主把尊者請入內堂潔淨處，設起道場，漂水花燈，一依法事。至夜尊者方入靜時，忽見黑氣侵入道場，頃刻白雲裹去。尊者把慧光一照，忖道：「堂中善事，怎有淫妖邪念，破戒污齋情因？雖有白雲解散，只恐元通弟子不知防範。」乃向元通說破情景，元通拜受。後有說禳祥妖孽俱有先兆，惟聖神早見七言四句。詩曰：

世間妖孽與禳祥，都有先機異異常。

君子前知惟善改，凡愚縱惡入淪亡。

話說酒傭馬義，只因尊者勸化二盜回心，解散他眾伙，不得遂他私淫惡念，忿恨僧人，今見了僧人，突生惡計，卻又是梵志留下了幻法防人。他在三尖嶺見尊者師徒不飲酒茹葷，突生一計，忖道：「五百大戒酒為尊，我今乘他素供內暗著幾點葷油罽酒在內，破了他戒，再作計較。」哪知聖僧高道自有臨齋護法。那店主祖先於靜定之初，拜禮尊者之前，道：「承二位師父經功懺法，幽魂超度，但酒傭奸計暗傷戒行，不但於幽魂相礙，且於功德大損。僧家一沾染曲孽，萬種塵情敗壞於此。二位師父當謹防範。」尊者把心印結起，說道：「汝等但候生方，我們自有準備。」那幽魂謝去。

尊者一夕靜定功完，店主已擺列下齋供。尊者與元通只吃清茶淡飯。店主進食，尊得辭謝道：「貧僧俱是一味清齋，暫不重品。」主人再三苦勸，師徒毫不沾唇。

酒傭奸計不行，乃復生一計，悄入婦房，盜婦白金戒指，戴在自己指上，從堂外窗隙伸將人來，卻扯元通禪衣。不意店主傍過，誤扯其衣。驚見窗隙戒指，女手入窗，大駭，忖道：「婦人淫亂至此！」乃解身縲，扣住其手，牢拴窗內。忙出堂看，卻是酒傭之手，頓時痛打大罵。尊者師徒反行勸解。道場事畢。辭別純一。純一道：「小庵復得，皆賴師尊。雖遠不能屈轉雲輶，請乞少留一日，以伸私謝。」尊得哪裡肯，正待辭行，只見店主樓上已設備清茗蔬食，苦求尊者登樓敘別。元通力辭，說：「家師自不登酒樓花場，就是小僧也隨師受戒，不敢違犯。」店主哪裡肯，那純一師徒，強把尊者、元通衣袖扯著上樓。尊得只得和容，隨著眾意，上得樓來。方才獻茶奉食，只見兩個紅裙妖妖燒燒，走近席前，拜了幾拜，便坐下，敲著板兒，歌唱起來。這卻是幻法根由，哪裡知高僧道行。尊者啜一杯清茶，吃了幾品蔬食，隨起身下樓，給眾人與店主再留幻法。那妖妖燒燒、裊裊娜娜、邪邪媚媚兩個婦人要來扯留尊者。哪知護法緊隨，靈道虛應，那兩婦一似膠黏的手，釘住的腳，怎近得僧身！尊者下得樓，辭別眾人，方才展開腳步，望前大路行去。

卻說酒傭馬義暗害高僧，被店主識破，打罵一番，頓時逐出店去。這酒傭忿不解，跟隨尊得後塵而來。元通正在路間，問師父：「適早店樓污穢婦女邪氣，在弟子心胸渾擾，雖然驅除得去，只是也被她侵擾了一番。」尊者答道：「早間何處店樓，哪裡婦女？我便未曾登、未曾見也。倒是茶食飽心，尚懷著那眾人之敬。」元通聽了，稽首謝師。只聽後路酒傭叫道：「師父且慢慢走，待小子一同前行。」元通駐足，酒傭走近前說道：「夜來偶戲誤犯，卻被店主打罵趕逐，不容在店。今只得前途再尋投托度日。料師父們出家方便，慈悲有過。」尊者笑道：「我僧家不但無怨無惡，且亦無煩無擾。夜來何事誤戲，並不知也。」又問道：「此去前途，何處地方？」酒傭答道：「此去還是這花柳店一處地方。這地方名喚一體村，有三家店，昨日師父功德處是一家店。此去乃二家，卻是店主第二個女婿開的。過去還有三家店，乃店主的大女婿。兩店小人俱幫作過。昨店主既不留我，古語說的好：『此處不留人，更有留人處。』二位師父既往前行，小人自當陪伴。若到前店宿歇，當照顧些清淨茶飯。」尊者道：「多承，多謝。」大抵人生一種機械，便生一種怨尤。這酒傭懷著忿恨，口裡甜言，心下卻想道：「二家店夫婦，兩個面貌醜陋，心性兇惡，每每不喜人低頭不視。若是看他的，他道不嫌丑便心喜，茶飯件件小心奉承。若是不看他的，他道憎他陋便性惡，不但茶飯粗惡，還要下毒藥害人。」酒傭懷恨，便生出一種機械，向元通說道：「前去二家店，茶飯清潔，店主賢德，只是有一件毛病，他夫婦貌丑，最怪人看他，若是看了他的，茶飯就不潔。師父出家人，料是不看婦女，便是這店主也不有視。」元通道：「我們出家不惹煩惱，過去古廟深林也寄一宿。」酒傭道：「這卻又難，我這地方，虎狼夜出，庵廟稀少，只有這店。他夫婦不許行商過客他宿，恐惹出事來連累。」尊者說：「便住他店有何礙！」元通乃隨著酒傭引路，看看來到二家店，只見村口也掛著一面招牌，上寫著：「獨角店中真美酒，一體村處最佳餚。」尊者與元通說：「酒肴店我們不便投止，過去卻又無處安身，你可問他有潔淨素飯？」元通聽說，隨

酒傭入得店來，果然夫妻二人面貌醜陋，乃付道：「酒傭之言未足深信。」乃和色歡容，向他夫妻問道：「遠方吃素僧人，葷酒有戒，店主可有潔淨飯食？」兩眼頻看，那店主便答道：「有潔淨的。請坐，請坐。」尊者入門，卻與元通不同。那夫妻喜喜歡歡，正要起伙茶飯，只見尊者低頭不視，便起毒心，將飯中下了些蒙汗藥，要害尊者。他哪裡知道聖僧前知。飯方擺下，師徒念動咒食真言，尊者把手一招，那婦人捧著幾碗飯，叫丈夫與酒傭吃，又將幾碗送在尊者面前。師徒吃罷無恙，進屋去打坐。只見酒傭與女人丈夫，迷困伏幾。女人把繩索將丈夫、酒傭反捆推入屋內。比及天明，尊者師徒收拾起程，婦人驚疑去看，捆縛的卻是丈夫、酒傭。兩個沉迷不醒。婦人連聲叫苦，急解繩索，用藥解醒。二人心明問故，婦人道：「我為怪老和尚，明明藥他二人，如何錯投你碗？且連人都更變，這記分明是聖僧顯化。我夫妻兩個，平日毒人，做此歹事。」酒傭笑道：「哪有此理！明是你為一店逐我，故意不留，用此卻人計策，我便去罷。」遂出店門而去。夫婦兩個乃向尊者拜跪道：「凡人不識聖僧，平日過惡，望乞開赦。」尊者問道：「店主，你平日有何過惡？」夫婦齊答道：「我夫婦只因生得醜陋，憎人低頭不視，便起忌妒。行商過客投宿的，不知多少被我愚夫婦噁心毒害。昨見師父低頭，故此行出惡事。不知反著在自己人身上。只恐這過惡，將來還有報應。」尊得聽了，笑道：「算人算己，自作自受。將來報應更大。你夫婦此悔心一動，將來美心遂意，卻不在面貌醜陋也。貧僧行道心急，不暇細說，有四句偈留與你，你二人當謹記在心。」店主夫婦拜謝：「願聞師偈。」尊者乃說偈曰：

貌陋心良，諸凶化祥。

心惡貌美，妖屍魑鬼。

話說酒傭兩計不成，雖疑丑婦不留，乃忿心益動。出得店門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和尚此去，必往三店投宿。須率再算一遭，料他就是活佛，也難逃我這計策。如今且坐在這大道路口，等待和尚。」尊者師徒行至路口，酒傭見了，便陪著笑臉，說道：「店家婦人恨丈夫留住他家，逐出工人，卻連夫帶我一起捆縛，我只得出他店門，再尋別路。想起有一親戚，在三店居鄰，三店夫婦極賢，平日最敬僧道，房屋又潔，飯食更精。二位師父必從他店投宿，我親與店比鄰，叫他看份上，外加些款待。」元通聽了，向尊者說：「此人語又是奸魔來了。」尊者說：「浮雲蔽天，青空自在。汝慮道，莫慮魔。」元通道：「師父，何以驅除？」尊者說：「我於未始有魔來已知魔去。這癡漢徒自魔耳。」尊者口雖教誨元通，心裡恐元通道力尚淺，乃把慧眼遙觀，果見前有個三家店，店內一婦，嬌妍異常，恐徒弟亂了道心。卻好近店有座傾頹古廟，僅存半廈，幾塊頑石，尚存基址。尊者道力無邊，把手一指，只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天色黃昏，煙雲暗淡。前途樹杪，明見一個招牌有字，茅屋數間相連。酒傭一見，便道：「二位師父，那前面是三家店，我小子先去探親，你們慢慢走來。我叫店中燒下好茶等候。」酒傭那裡是探親，燒下好清茶，卻是設計愚僧，先送信。怎見得，下回分曉。